

# 乘坐慢车去远方

□广东深圳 涂启智

在夜色阑珊的旷野中,一行方格式的亮光蜿蜒跳跃。那是一列慢行的火车昼夜兼程。

有列车经过的乡野,田园牧歌与现代气息交融。汽笛“呜呜”,由远而近,再由近及远,声声悠长,叫人竟夕起相思。

总是在寂寥的轨道上行驶,以它不紧不慢的节奏。这种移动速度,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,不偏不倚。慢车有着恰到好处平衡意识。

多年以前,在我教书的学校附近,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站。特快列车都是一路高歌,扬长而去,仿佛无视小站的存在。好在,每半小时左右,总会有一列慢车经停三五分钟。此时,三三两两的乘客被吐了出来,又有三五成群的旅行者被吸了进去。在这一迎一送吐故纳新过程中,冷清的车站变得热闹起来,人气旺起来,烟火气息浓起来。小站开启了偏远乡村与繁华都市之间的通道。在当地人心目中,它是一处熠熠生辉的地标。

## 手握方向盘,心里才有底

□江阴 箫笛

我和弟弟都是做教师的,他在昆山,我在江阴。放了暑假,他说,某日回老家,顺路带我,这样可以节省点钱。

七月下旬他才忙完了单位里的事情,联系我一起回老家。他是一家四口,我是独自一人。路上,我跟他轮换开车,倒是轻松了不少。

到了老家,父母亲、叔叔他们欢天喜地,一大家子人,很是热闹。到了晚上,弟弟的女儿——我的小侄女,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,开始哭闹,天气热,又有蚊子,大人、孩子都没睡好觉。我母亲不太会做饭,弟媳和孩子们吃的上面也不如意,弟媳闹着要打道回府。

几个人把不常住人的装空调的房间,整理出来,弟媳才勉强又坚持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,弟弟一家还是要回去,问我咋整?要不要一起回?难得回来一次,父母亲自然让我多住几天。

我每年暑假都去看望两个姑妈,上半年二姑妈去世,表哥担心二姑妈一去世,他那边我不去了。来老家之前已经联系好要过去一

趟。搭弟弟的车去了表哥家,表哥、表姐们因为我们的到来,又聚了一次。在表哥那里聊了一会儿,弟弟他们开车先走了。吃完饭,表姐跟他儿子开车送我们回家。

接下来几天开始下雨,特大暴雨,父母亲攒了一点钱,要我给拿到镇上存起来。咋去?叔叔去借了毛二叔的三轮电动车,我跑了一趟镇上,回来的路上,大雨,车把手进了水,大概是线路短路,一路上吱吱叫唤,毛二叔看了有些不开心。

回来将近一个星期,我也要回江阴了,家里给买了几十块钱的煎饼,三表姐给的大蒜,我带二十斤,还有自己带的换洗的衣服,大包小包,幸好找到了堂妹留下来的购物小推车,给我省下不少力气。

但是,咋去汽车站?那么方便的各种网约车,我不停地打,却一直没有。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长途车是按时间发车的,一天只有上午一班。我心里直后悔,以后再也不为省那那两个钱选择搭车了。父亲出去了一会儿,回来跟我说,让家后面的三嫂开车送我一

下。坐上了三嫂的车,我才松了一口气,“有辆车多方便!”

坐在长途车站里等车,心里盘算着到了江阴咋回家?打车,还是坐出租?疫情又有严重的苗头,在这个非常时期,还是要注意防疫的。我把车票晒在亲友群里,妻妹看到了,说到时候接我。

刚坐上车,一个中年妇女找到我,说是到江阴某镇的,问我到了地方能不能一起拼车?

这是我自从买车以来,第一次坐大巴车。没买车那会儿回老家,要早起,赶到车站候车,到了老家再打车,要折腾整整一天。大女儿很小的时候跟我们回去,总是晕车,吐得一塌糊涂。

坐了六个小时,总算到了江阴。我把定位发给了妻妹,她开车过来,我的老乡——那个中年妇女和她的外甥女也过来了,搭了我们的顺风车。第二天有事要出去,握上方向盘,说不出的亲切感,打火、启动、踩油门、转动方向盘、加速,想去哪儿。方向盘在手,突然想起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诗句。

## 无辣不欢

□南京 马晓炜

刚立秋,妻子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些火红的辣椒,催促着岳母教她做剁椒酱。一个个饱满红艳的辣椒,把厨房渲染出满是丰收喜悦的气氛,扑鼻而来的浓浓辣香诱惑得我口舌生津。

辣椒,是许多人的生活必需品,无辣不欢,无辣不成席,就是生动的写照。坊间更有“湖南人不怕辣,四川人辣不怕,重庆人不怕辣,贵州人怕不辣”的俚语。辣椒,不仅辣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,还辣出一门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。

生我养我的小村庄,并没有处在以嗜辣闻名的地域,但在儿时的记忆里,每到夏天,家家户户的菜园里都葳蕤生长着辣椒,那白白的花、花花绿绿的果,挂满枝头;深秋时节,每家门前也都悬挂着一串串红彤彤的辣椒,看上去十分喜庆。

饥荒年月,辣椒从年头至年尾几乎天天与我们相伴,甚至成为餐

与中国火车相关的作品。他在作品中描述中国人在火车上的愉快时光,认为中国人是“生活”在火车上的。当年,中国的火车大都是老式绿皮车。炎炎夏日,车厢里面热得像蒸笼;数九寒天,车厢又冷得如冰窖。尽管如此,但是车厢里,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簇拥一起开心地打牌、下棋、喝茶,旅途有说有笑。不同方言汇集碰撞,其乐融融。

相比高铁、动车的风驰电掣,慢行列车总是慢条斯理。有时,正是这种慢吞吞,让人们得以体验悠闲优雅的情调境界,细细咀嚼生活的滋味。

在高铁、动车主导铁路交通的今天,依然有些地方保留着慢车班列,成为日新月异时代的“慢风景”。

慢车是山川原野上的剪贴画。每一道铁轨都穿过许多宁静的村庄、通往一座座繁华的都市。快车,向众多步履匆匆的人致意;慢车,问候那些身处穷乡僻壤的人们。慢车,无缝对接过去与现在,让一些行将模糊的记忆薪火相传。

下。坐上了三嫂的车,我才松了一口气,“有辆车多方便!”

坐在长途车站里等车,心里盘算着到了江阴咋回家?打车,还是坐出租?疫情又有严重的苗头,在这个非常时期,还是要注意防疫的。我把车票晒在亲友群里,妻妹看到了,说到时候接我。

刚坐上车,一个中年妇女找到我,说是到江阴某镇的,问我到了地方能不能一起拼车?

这是我自从买车以来,第一次坐大巴车。没买车那会儿回老家,要早起,赶到车站候车,到了老家再打车,要折腾整整一天。大女儿很小的时候跟我们回去,总是晕车,吐得一塌糊涂。

坐了六个小时,总算到了江阴。我把定位发给了妻妹,她开车过来,我的老乡——那个中年妇女和她的外甥女也过来了,搭了我们的顺风车。第二天有事要出去,握上方向盘,说不出的亲切感,打火、启动、踩油门、转动方向盘、加速,想去哪儿。方向盘在手,突然想起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诗句。

上下酣畅淋漓,汗水不断地渗出。一碗辣椒被我风卷残云吃个精光,抹着满脸的汗水,随手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,咕咕咚咚喝了下去,满嘴的辣味顿时冲淡了不少,肠胃却突然叽里咕噜乱叫,并伴有烧心的阵阵灼痛感。

我捂着肚子蹒跚着去找做赤脚医生的大伯求救。大伯知我是食辣过多引起的肠胃不适,埋怨的同时,赶紧给配了些药。

父母回来后,看到我狼狈相,没有责骂我,只是我家餐桌上从此再也难得看到辣椒的影子。

直至今在,我对辣椒还保持着一种惧怕又喜爱的奇怪情感。年少时疯狂吃辣的旧戏,虽然没有再上演,但是吃饭时偶尔会来勺辣椒酱,逢年遇节,烧份剁椒鱼头和做盘虎皮辣椒,也是我的拿手好菜。

辣到刚刚好,方可尽享舌尖上的美味和人生乐趣。

## 李大妈

□南京 谢文龙

李大妈个子不高,齐耳短发,人很精干。我退休回到社区,表现积极,被推选为支部书记。

他们小区有支健身操队,天天“打游击”,李大妈就来找我,“书记,我们小区健身操队没有场地,活动不方便,能不能帮我们想办法。”我带着她跑了好几个地方,终于落实了固定场地。从那以后,李大妈他们的队伍人越来越多。平时她还把领队和组长们召集起来,到饭店AA制聚会。队伍里谁家有困难了,他们会及时跟我说,也会自己出钱去看望慰问。看到他们这么团结,我就跟记者联系,帮他们宣传。没几天,反映李大妈他们事迹的文章就见报了,还配上了照片。李大妈工作起来更有热情了。

那年夏天,社区组织粉刷楼道牛皮癣。楼道多、时间紧,社工们忙不过来。我看到李大妈的队伍人多心齐,就把她找过来,请她带人在他们小区先刷,每天只给他们50块钱买水、买午饭。任务布置下去没两天,他们小区7幢楼的楼道全刷好了。我到现场一看,楼道光洁如新,居民都说社区做了件大好事。我说这要感谢李大妈,是她带着志愿者冒着大热天刷的。看我们忙个不停,李大妈主动请缨,带着几个人在其他小区也刷了起来。没成想刚刚半天,李大妈就来找我了。“书记,这活我们不干了,这个小区的居民说我们为了钱才来的,做事我们不怕,但他们这么说就是羞辱我们了。”我连忙安慰她,让他们别怕,要理直气壮,他们的劳动价值远高于这点钱。为了给李大妈“撑

## “空花盆”不好当

□安徽天长 鲍海英

对花草树木,我一向情有独钟。可我的一个女友,她一直不太喜欢侍弄花草。有一次我和她打赌,说只要有人给你送几个花盆,要不了多久,你非养花不可。女友很不以为然,可当我选了三个精美的花盆送给她后,不到一个月,她果真在花盆里种起了碗莲、仙人掌和海棠。

她本不太喜欢侍弄花草,可为什么还要把三个花盆都种上花草呢?对于这个,我很能理解。她必须这样做,否则,只要家里来人,她就必须解释那三个花盆是什么是空的,天天如此,那该有多烦?

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“宅女”。有没有一份冠冕堂皇的工作,我个人觉得无所谓,可让我烦恼的是,在那段日子里,我的父亲、母亲,我的那些亲戚,甚至与我生活没有一点关联的人,每次见到我,总会关心地问我为什么闲在家里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估计我被人问了上万次,着实让我

腰”,我和社工与他们混编成小组一起刷。

那年冬至社区组织包饺子,第二天李大妈拿着宣传活动的报纸来到我办公室,惊喜地说:“书记,你知道吗,我们活动又上报纸了,看,上面还有我的照片。以前的老同事一早就打电话给我,说我们社区活动搞得真好,真羡慕我!我跟同事说,是啊,我们这个社区活动多,在这个社区我们很幸福!”那时候,我觉得老人有时候就像小孩,快乐来得简单又满足。

李大妈有时候就像母亲一样慈祥,她经常跟我说,看到我就像看到她女儿女婿一样,看到我们每天这么忙碌,这么辛苦,就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做一些事情、帮一些忙。每次听到这样的话,内心都是暖暖的。

那天一早,李大妈老伴给我打电话,说她被摩托车撞了,情况比较严重,已经转到了重症监护室。接完电话,我立即赶到医院。由于人在重症监护室,一直没能见到她。第二天,她老伴跟我说已经做过开颅手术,恢复比较好,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当天下午,我又赶到医院看望。没想到情况突然恶化,又做了第二次开颅手术,可惜的是李大妈最终还是走了。

听到这个噩耗,我久久不能平静。连忙到她家中探望,并安排志愿者照顾她老伴。出殡那天,我对李大妈家人说,一定给她举行一个告别仪式,我来致悼词。读完悼词,全场哭声一片,我这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

烦透了,后来我还是重新找了一个单位去上班。

我的一个老同事也曾经失业在家。其实,她的家境优越,完全可以闲在家里。可每当有人问起她的工作单位,她就会痛苦异常。在她眼里,没有单位的人,即使衣食无忧,也是不幸的。最后,她动用了很多关系,终于找到一个单位去上班了。

我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,当初嫁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,家资丰厚,可她却在一个小公司里拼死拼活。老公说:“在家闲着,我又不是养不起你。”她摇了摇头,对我们说:“万一有一天我跟他吵架,我一点吵架的资本都没有,那多么可怕……”

原来,一个人年轻时,你不能完全无所事事,你就像那只空花盆,必须种上花草。只有这样,你才不会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打量、询问,你的心里也才会踏实。上班,并不完全是为了谋生,更是一种过日子的必备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9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